

经典全译版



名著译典

Д Е Т С Т В О

童年

[苏联] 高尔基◎著 姜希颖 傅霞◎译



国家教育部推荐
新课标必读书目

资深翻译
姜希颖、傅霞联袂译著

高尔基“三部曲”的开篇之作

俄国最优秀的自传体小说之一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全国百佳出版社



名|著|译|典

ДЕТСТВО

童年

[苏联] 高尔基 著
姜希颖 傅霞 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高尔基著 ; 姜希颖, 傅霞译.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ISBN 978-7-119-08924-9

I. ①童… II. ①高… ②姜… ③傅…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9266 号

出版策划:  余略达文化

责任编辑: 曾惠杰

内文设计: 刘敬伟

装帧设计: 周 飞

印刷监制: 冯 浩

童年

[苏联] 高尔基 著

© 2014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人: 徐 步

总 编 辑: 徐 步

地 址: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子信箱: flp@cipg.org.cn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995852 (发行部)

(010) 68327750 (版权部) (010) 68996177 (编辑部)

印 制: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数: 190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08924-9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68995960)



译者序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苏联作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作家的笔名，在俄语里，“高尔基”是“痛苦”的意思，而“马克西姆”意为“最大的”。作家就以“最大的痛苦”作为笔名，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创作生涯，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新纪元，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丰赡的遗产。

高尔基幼年家贫，父母早亡，寄居在祖父家。十一岁就踏入社会，为生计奔波，尝遍了人间的辛酸，码头、车站和贫民窟成了他社会“大学”的课堂。底层社会的悲惨遭遇激起了高尔基奋斗的决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书籍成了他贫困潦倒时最知心的朋友，这也为他从生活的底层攀上文化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高尔基早期的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散文诗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1895）、《鹰之歌》（1895）、《海燕之歌》（1901），其中《海燕之歌》作为一曲鼓舞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颂歌，受到了列宁的热情赞扬，被经久传诵。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



(1901)、《底层》(1902)、《避暑客》(1904)、《太阳的孩子们》(1905)、《野蛮人》(1905)等。这些作品生动刻画了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城市贫民的形象，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崭新的精神风貌，表现了他们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坚定决心与乐观情绪。这一系列剧本的上演，在当时的俄国剧坛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完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无论是短篇力作还是长篇巨著，高尔基始终把普通人的美好品质和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界。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不仅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艰苦卓绝的思想探索过程，而且还广泛概括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and 不幸遭遇，歌颂了他们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童年》是高尔基的第一部自传体作品，故事开始于“我”童年时的一天，“我”大病初愈，看护“我”的父亲却不幸染病身亡。

“我”跟随母亲投奔外祖母家，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外祖父是当地染坊行会的头儿。母亲带“我”回去的时候，两个舅舅正在为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舅舅的凶残自私、外公的吝啬贪婪让“我”目睹了人世间的残酷与丑陋，幼小的心灵因此深受打击而震撼不已。只有和蔼可亲的外祖母是“我”苦难童年唯一的守护神，对“我”体贴疼爱，给“我”讲述娓娓动听的童话故事。“我”从中汲取生活的养料，并将真、善、美的种子悄悄埋在内心世界里。“我”上了一段时间的学



后，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外祖父家已日渐衰落，越老越吝啬的外祖父便不肯再抚养“我”，于是把“我”赶到了人间，让“我”自谋生路。本书通过小主人公阿列克赛天真懵懂的孩童眼光，用清新自然、朴实无华的语言，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19世纪中下叶俄国的社会风貌及民风民俗，真实再现了当时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百姓野蛮、愚昧、污秽、令人窒息的黑暗生活，以及年轻一代反抗暴政和奴役，追求自由和光明的苦难历程。

高尔基的作品从1907年就开始被引介到中国，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几乎家喻户晓，鲁迅先生生前就对我国翻译出版高尔基的作品十分重视。时至今日，高尔基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仍然受到全世界读者的青睐，人们从高尔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汲取精华，汲取做人的美德和信念。正如列宁所说：“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位宏伟的艺术天才，他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者以很多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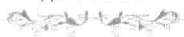
本书第一至第七章由姜希颖翻译，第八至第十三章由傅霞翻译。



目录

CATALOG

一	/ 001
二	/ 013
三	/ 028
四	/ 048
五	/ 062
六	/ 078
七	/ 087
八	/ 101
九	/ 119
十	/ 138
十一	/ 161
十二	/ 182
十三	/ 205



昏暗狭小的屋子里，父亲静静地躺在临窗的地板上。他一身素白，身子显得特别长；一双手交叉搁在胸口，手指无力地弯曲着；他光着脚，脚趾头异样地岔得很开。

父亲那双笑盈盈的眼睛被压在两块黑黑的铜币下面^①，慈祥的面孔变成了铅灰色，紧咬的牙关让我一看就直打冷战。

母亲跪在他身边，身上只穿了一件贴身的红衫子，她拿着那把我当做锯子来切西瓜的黑色梳子，正在为父亲梳理他柔软的头发的。

母亲一直在轻声说着什么，声音低沉嘶哑；灰色的双眼已被泪水浸泡得又红又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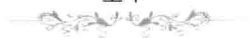
外婆穿着一身黑衣，她拉着我的手，也在哭，不过哭得有些特别，像是在给母亲伴奏。外婆胖乎乎的，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肉鼓鼓的鼻子特别滑稽。

她颤抖着，一个劲儿把我往父亲身边推，可我很害怕，惴惴地不敢过去，于是躲到了她的身后。

我从没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婆不停地在我耳边重复的话：“去和你爸爸告个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他还没到那个年纪，没到那个时候……”

我生过一场大病，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那时候如何照顾我，逗我

① 前苏联旧俗，在死者眼皮上盖上铜币能令他死后瞑目。



开心。可突然间，父亲再也不来了，接替他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怪女人，她是我外婆。

“你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到这里吗？”我问她。

“我可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从尼日尼^①，河上头，水上是不能走路的，小鬼！”她答道。

这太可笑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家楼上住着几个喜欢涂脂抹粉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还住着一个黄皮肤的卡尔梅克人^②，是个老头儿，靠卖羊皮为生。顺着楼梯的扶栏就可以滑到地下室，顶多从扶栏上摔下来，翻几个跟头也就到了——这我最熟悉了。哪里有什么水呢？她一定是在骗我。

“为啥叫我小鬼啊？”

“因为你人小鬼大！”她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和蔼可亲、令人愉悦。从见她的第一天起，我们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我真希望她能带我一起离开这个屋子。

母亲的样子令我心神不定。她的号哭带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严厉而寡言少语的。

母亲身材高大，身板硬朗，双手有力，总是打扮得整齐干练。

而现在，由于悲伤，她整个人都显得浮肿颓废。她衣衫凌乱，蓬乱的头发遮住了眼睛，一半披散在裸露的肩上，另一半梳成辫子的头发时而拂扫着父亲熟睡的脸颊。以前她总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像顶漂亮的大帽子。

我在屋子里站了很久了，可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流眼泪，一遍一遍地为父亲梳头。

门外，几个黝黑的庄稼汉探头探脑的，站岗的士兵也开始向屋内

① 尼日尼：即伏尔加河上游的下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

② 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俄国高加索东北部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人，苏联民族之一，从事农牧业和渔业。

张望。

“动作快点！”士兵不耐烦地喊道。

一块黑色的披肩挡在窗户上，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鼓得满满的。

我想起那次父亲带我去乘帆船冲浪，突然天空一记响雷。

父亲却哈哈大笑起来，他用膝盖夹住我，大声喊道：“没事的，儿子，别怕！”

正想着，母亲突然费力地站起身来，一个踉跄，又仰面跌倒在地上，她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一样紧紧咬着牙关。

“锁上门，把阿列克赛带走！”她终于发出了一种可怕的声音。

外婆一把推开我，奔到门边。“别害怕，乡亲们！”她喊道，“别打扰她！看在耶稣的份上，请大家走吧！不是霍乱，是快生啦！发发慈悲吧，乡亲们！”

我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后面，在那儿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母亲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响；外婆绕着她在地上爬来爬去，喜悦地轻声叫着：“以圣父圣子的名义！挺住，瓦留莎！圣母啊，保佑她……”

我被吓坏了！她们一直在父亲身边爬来滚去，呻吟着，叫喊着，而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还在嘲笑她们！

她们就这样折腾了很久。母亲有好几次想挣扎着站起来，却都倒了下去；外婆像一个巨大的黑皮球，在房间里滚进滚出。突然，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谢天谢地，”外婆舒了口气，“是个男孩！”

她点亮了蜡烛。

后来的事我记不得了，我想我是蜷在角落里睡着了。

接下来的记忆便是在荒凉的坟场上。天空下着雨，我站在打滑的土墩上，望着父亲的棺材缓缓放入墓坑。

墓坑里有很多积水，还有青蛙，有两只甚至跳到了黄色的棺盖上。

在场的只有我、外婆、两个手持铁锹满脸怨气的庄稼汉，还有浑身湿透的当班哨兵。细密的雨点不断地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快盖土吧！”哨兵发完话便走开了。

外婆又哭了，她用披肩的一角捂住脸。

两个庄稼汉立刻俯身开始往坑里铲土。

坑底的水溅了起来，青蛙们企图从坑壁往上跳，可是土块又把它们砸了下去。

“走吧，阿列克赛！”外婆搂住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想走。

“唉，上帝啊。”

她叹着气，不知道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低着头站在那儿，许久都不吭一声；直到墓坑被填平了，她仍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庄稼汉用铁锹背拍着新盖上的泥土。

一阵风刮过，雨停了。

外婆牵着我的手，走在黑色十字架的丛林中，走向远处的教堂。

“你怎么没有哭？”走出墓地后她问我，“你应该哭的。”

“我不想哭。”我说。

“哦，你不想哭，那就不哭吧。”

真是奇怪，外婆竟然说我应该哭。我很少哭，不会因为伤痛而哭，要哭也只有在感情受到挫伤的时候。

父亲一见我哭就会笑话我，而母亲则总是大声地呵斥：“不许哭！”

随后，我们坐上小马车，经过一条宽敞泥泞的街道，街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些青蛙还出得来吗？”

“不，出不来了，上帝会保佑它们。”外婆回答。



我的父母亲都不会那么频繁、亲切地提到上帝。

几天之后，我和外婆、母亲一起上了船，坐在其中的一间小舱里。

刚刚降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白布包裹的他被安放在角落的桌子上，包裹外面扎着根红带子。

我坐在箱包行李上，从马眼睛似的小圆窗户向外张望。混浊的河水泛着泡沫，不时地打到窗户的玻璃上，不断往下淌。有时候，浪花会猛溅上来。每当这时我便会身不由己地跳到地板上。

“别怕！”外婆会温柔地抱起我，把我放回到行李上面。

水面上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水，时而可以看到远处的片片黑土地，但很快它们又被雾水淹没。

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只有母亲靠墙站着，一动不动。她把双手枕在脑后，脸色阴沉，双眼紧闭，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连衣着都变得陌生。

外婆好几次柔声地劝她：“你吃点东西吧，瓦留莎，哪怕吃一点也好……”

可母亲毫无反应，依旧一动不动。

外婆和我说话时声音很小；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就要大一点儿，只是她很少和母亲说话，每次都小心翼翼的，似乎有点怯意。

她像是有点怕母亲。这点我能理解，我觉得我和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突然间，母亲怒吼，“那个水手呢？”

怎么她说的话也变得古怪陌生了呢？“萨拉托夫”？“水手”？

走进来一个头发灰白的魁梧汉子，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提着个小匣子。外婆接过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然后，她双臂托着匣子向门口走去，可她太胖了，非得侧着身子才能走出窄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的样子真是滑稽。

“哦，妈妈！”我的母亲很不耐烦地嚷道，从外婆手中夺过匣子。她俩走了，留下我和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是小弟弟离开我们走了，对吗？”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那就是了。”

窗外的陆地（在移动，黑乎乎的，被雾气包围，就像是刚切下来的一大块圆面包。

“外婆去哪里了？”

“去埋她的小外孙去了。”

“是埋在土里吗？”

“当然了。”

我和他讲了埋葬父亲时被活埋的青蛙的事。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亲了亲。

“啊，小朋友，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懂呢！你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你该可怜一下你的妈妈。你看她多么伤心啊！”

头顶上传来了呜呜的叫声。我知道这是汽笛的声音，所以并不害怕。水手听到，忙把我放下，往舱外跑去，边跑边说：“我得走了！”

我也想走出去，于是便跟着他跑出了船舱。

狭窄的走道里没有灯光，空无一人。不远处就是楼梯，我能看到镶在台阶上的铜片在黑暗中闪着光。

我抬头往上看，见到一些拎着包裹的人。这些人显然是要下船了，那么我一定也该下船了。

可当我混在人群中，和他们一起走到下船的踏板前时，人们对我嚷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啊？你是谁家的小孩？”

“我不知道。”



我被他们推来搡去，又摸又拍了好一阵子。最后那个花白头发的水手跑过来说道：“哦，他是从阿斯特拉罕^①来的，从船舱里偷跑出来了……”

他一把抱起我，跑回船舱，把我放回到行李上，指着，我，吓唬道：“再乱跑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罢便离开了。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汽轮停止了震动，也听不到水花拍打船身的声音了。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窗外的视线，舱里变得黑暗气闷，行李似乎开始膨胀，挤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会被她们永远扔在这条船上吗？

我走到门边，门紧紧关着，铜把手根本就扭不动。

我拿起一瓶牛奶，使出吃奶的力气朝把手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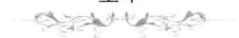
瓶子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我无计可施，只好退回到行李堆上，无助地哭起来，哭着哭着，竟然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汽轮又开始扑哧扑哧地颤抖，还有水花的声音，窗户上的玻璃明晃晃的，像个圆圆的小太阳。外婆坐在我身边，正在梳头，一边皱着眉头在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她的头发特别多，又黑又浓，密密地盖过了她的肩膀、胸脯、膝盖，一直垂到地上。她一手揽起长发，一手拿一把粗糙的木梳吃力地梳着厚厚的头发。

她歪着嘴巴，黑眼睛气鼓鼓地瞪着自己的头发，她的脸埋在一大堆头发里倒显得很小时，很滑稽。

她今天似乎很不高兴，不过当我问她为什么把头发留得那么长时，她的语调还是像昨天一样的温柔和善：“看起来是上帝的安排——是他留给我这些该死的头发让我打理的！年轻的时候，这是我最值得炫耀的东西；到老了我却开始讨厌它！哦，睡吧，孩子。天还早呢——太阳才刚刚出来！”

^① 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河三角洲上的城市。



“我不想睡了！”

“那好吧，那就不睡了。”她同意了，一边编着辫子，一边朝沙发那边看了看，母亲平躺在沙发上，像根僵直的木头。“你昨天怎么会把牛奶瓶打碎的？小点声告诉我！”

外婆说话很特别，像唱歌一般，所以她的话我总能清楚地记得——它们就像鲜花般甜蜜美好。

她笑的时候，黑黑的眼珠又大又亮，闪烁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神采；她一笑就露出洁白坚固的牙齿，黝黑的脸颊上虽然有许多皱纹，但她的面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生动。她整张脸上唯一有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又大又红、鼻孔张大的鼻子了。

她从一个黑色镶银边的盒子里取出一点鼻烟。她的东西全都是黑色的，但透过她的眼睛，我总能感受到一股从她心底射出的光芒，给人温暖、令人振奋、永不磨灭。她很胖，而且佝偻着身子，就像个驼背，但她行动自如，敏捷得就像只猫，一只可爱的大猫。

似乎在外婆到来之前，我都像是躲在黑暗中沉睡；是她的到来唤醒了，把我从黑暗中领出来，带我走向光明；是她把我的生活编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案。她成了我永远的朋友，我最亲密、最知心、最熟悉的朋友。她对生活无私的热爱丰富了我的内心，指引着我的生活，给了我直面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

四十年前的汽轮行驶得很慢，我们得过好几天才能到尼日尼。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想起船上那几天的美好时光。

天气晴好，我和外婆整天都待在甲板上。头顶着明朗的天空，伏尔加河两岸的金秋景色尽收眼底。轮桨懒洋洋地拍打着蓝灰色的水面，红褐色的汽轮缓缓地逆流而上。轮船后面拖着一条灰色的驳船，像只大水蛭。

阳光静静地洒在伏尔加河上；两岸的景色时刻都在变化，一切都是新奇的。苍翠的群山就像是大地锦衣上的皱褶；远处的城市、乡村好



像一盘盘赏心悦目的甜点；金色的落叶漂游在秋天的河面上。

“你瞧，多美啊！”外婆在甲板上来回踱步，发出阵阵感叹，她容光焕发，欣喜地睁大了眼睛。

她时常站在那里望着对岸发呆，双手叠放在胸前，嘴角泛着微笑，眼里饱含着泪水，专注得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时候，我便扯扯她的黑色印花裙。

“啊？”她立刻回过神来，说道，“刚才我好像睡着了，还做了个梦！”

“你为啥要哭啊？”

“那是因为高兴，我的宝贝，岁月不饶人啊，亲爱的！”

“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已经度过了六十多个年头了……”

接下来，她闻一闻鼻烟，便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圣人神仙、动物妖鬼，还有善良的强盗。

讲故事的时候，她凑近我的脸，紧盯着我，语气低沉而神秘，像是要在我的体内注入一股动力。

听外婆讲故事是一种享受，就像聆听歌曲一般，而且越来越流畅自如。每次她讲完一个故事，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总是恳求她：

“再讲一个吧！”

“好吧，那就再讲一个：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不小心让面条末儿扎了脚。疼得他跷着脚摇来晃去直叫疼：‘哎哟，小冤家！疼死我了，小冤家！’”

外婆讲到这里，抬起一只脚，摇来晃去，摆出一副苦相，好像她就是那个受罪的灶神爷。

水手们也围在外婆身边，和我一起听故事，这些人全留着胡子，都很好相处。他们边听边笑，都称赞外婆讲得好，也一致要求：“继续，老太太，再给我们讲一个吧！”

他们还邀请道：“走，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晚餐时，他们请外婆品尝伏特加酒，给我吃西瓜和香瓜。不过，这些水果都是偷偷给的，因为船上有人专管人们吃水果，如果让那个人看到谁吃水果，他会一把夺过水果扔到河里。那个人穿的衣服和站岗的士兵很像，上面也钉着铜纽扣，他整天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她总是避开我们。

母亲始终沉默不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铁青的面孔，还有高高盘在头顶、像王冠似的辫子。虽然这些记忆似乎总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云雾，不甚清晰，但即使时隔多年，我还是常常能感觉到她那双和外婆一样的灰色大眼睛，似乎一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冷冷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妈，你可成了人家的笑柄了！”

“让他们去笑好了，”外婆一点都不在乎，“尽管笑吧，笑个痛快！”

当我们终于看到尼日尼的时候，我记得，外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你看，快看，多美啊！”她把我拽到船舷边，兴奋地嚷着。

“这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尼日尼！哦，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看那些教堂的圆顶，它们多像是在空中翱翔！”

她转过身来，几乎是满含着泪水央求我母亲：

“瓦留莎，你看一眼吧！我想你多半不记得这地方了，不过你看了会高兴的！”

母亲勉强地笑了笑。

我们的汽船就停在了这座可爱的城市面前。

它泊在河中央，河面上挤满了船只，上百根桅杆直耸天空，蔚为壮观。

一条载满了人的大船朝我们靠过来，船上缓缓放下一块踏板，牢牢钩到了汽船的甲板上，大船上的人开始顺着踏板走上我们的甲板。